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## 第七回 望紅燈誤認蘭若 游綠野忽遇仙亭

三緘辭了老道，離卻續陽山界，又向前征。一路青松翠柏，雲山天水，無心賞玩，胸懷內惟時時念著良友，以求切磋，故於途中默然不語者竟日。僕見其主面帶愁容，因詢之曰：「主人近日訪友，不堪勞頓，無怪乎疾生而神散，神散而慵談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僕以吾病而不語乎？」僕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吾非病也，吾心別有所思，不暇形諸口角，其實精神百倍，馳驅道左，尚有餘力耳。」僕曰：「主之所思者何？」三緘曰：「吾自與五常晤老道後，此心此念，常在乎仙。但不可解者，古多仙子，不求師而師自至，指點入道之方，轉眼間，宅女嬰兒交媾成形，神遊天外。吾欲如古人成仙之望，不惟求師而師不至。即求一良友而友不逢。」

且初訪七竅時，皆老道所示，其中諒有奇緣。乃幾易春秋，未能晤面，豈吾於大道之無分耶？不然，何其所遇之艱也？」僕曰：「吾自從主遷征，所歷程途，不下萬里，見世之居乎村郭間者，務彼田桑，婦子團圓，天倫是樂，即是人中之道。獨至我主遍訪良朋，或走江湖，或棲寺觀，途中風雨，江山雪夜，苦情自不必言；而且途次中所遇妖魔，幾致喪命，胡弗絕去求仙妄想，梓里是歸，以得享田園之樂為愈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是非爾所知也。人生軀殼，生之父母，撫之父母，如花如雪，最易清鎔。一沒黃泉，惡多則罰變獸禽，受無邊苦惱；即有小善，幸而化人，妻子牽纏，名利縛捆，心事未遂，年已衰邁，瞬息又入陰曹，轉轉生生，何有出山之日？吾之求道，路不辭遼遠，苦不畏風霜者，實是故耳。」僕聞其說，啞然不答。

無何，茅店在望，三緘因腹已餒，暫息於此。主僕共食畢，復向前行。行至夕陽西墜時，倏然山殊河異，不知屬何地界，但見行人碌碌忙忙，各歸村落。三緘將車停下，立於道左，偶逢樵者，問以鄉名。樵者答曰：「此地名『郭氏三村』，要分上、中、下呼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可有旅舍乎？」樵子曰：「三村相接，約遙百里，旅舍從無。如能識得此人，可以下榻，不然則峰頭露宿，多為綠林所劫焉。」樵子言罷，負薪竟去。三緘聞此，心慌意亂，不知所之。倏忽間晚煙密布，加鞭前進，真如投林之鳥，望茂樹以棲身。

紫霞立在雲端，見三緘奔忙無定，將塵揮動，化座朱門大第，高露亭臺，己身化一老翁，手扶竹筇，盤桓門外。三緘至時，天已晚矣。睨視大第，燈亮輝煌，欲於此借宿一宵，而又恐主人不許。及到門首，老翁在焉。三緘下車，近而揖之。老翁問曰：「子來何自？」三緘曰：「遠商難歸，貴地且無旅舍，敢祈老翁見納，暫借府第以容此夕之身。」老翁笑曰：「萍水相逢，誰無遠出，不嫌室陋，一宿何妨。」遂導入第，款以佳筵。

老翁食若鯨吞，三緘亦起饕餮之心，朵頤甚快。頃之筵撤，翁送歸寢。三緘暗思：「村野鄙夫，尚享如斯厚福，比吾求道之苦，相隔不啻天淵。」輾轉牀頭，久難入夢。

鼉更三報，窗射銀痕，耳聞他室中人言濟濟，急披衣下榻，出戶四顧。左廊一帶，亞字欄杆，百種名花，蓬蓬勃勃。三緘由花蔭步去，時聞馥氣，如麝如蘭，清幽可愛。花蔭已過，室透燈光，隔窗窺探，上坐一老丈，鬚眉古峭，默視簡篇。旁立二童，年不過十餘齡，美如白玉。老丈閱簡片時，謂童子曰：「窗外何人敢窺吾室？與吾呼至，吾究詢之。」童子出呼，三緘隨入，見老丈而禮貌焉。老丈曰：「子何來？」三緘曰：「吾為求道，遍遊四海而來者。」老丈曰：「子求何道？」三緘曰：「老子之大道耳。」老丈曰：「道在人心，爾能盡乎？道在人身，爾能行乎？」三緘聆言，知為道中人，遂祈指示。老丈曰：「吾非道中人，然知道中事。道中有人倫，道中有至性，道中有保養，道中有淡泊，能養之、行之、守之、安之，即是道也。」

大道全旨，已賅於數語之中，合上是總論。子欲求道，以今夜觀，營衛中尚未絕夫饕餮，已非入道器矣。何知吾乎？」三緘曰：「不知。」老丈曰：「吾太倉先生也。」言畢不見，童子亦渺。

三緘驚異久之，仍歸舊所。僕嘩然曰：「今宵遇鬼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如何？」僕曰：「吾主僕入戶時，老丈命一小童導僕別室，食飲後宿於廂右。三更柝響，寢門急開，吾暗窺覘，見一美女雲橋高結，彩服如霞，嬌好之姿，世無其匹，心以為老丈家人也，仍俯首而臥，不意此女竟入寢門，媚態百般。吾心剛動，彼已入榻，試撫摩之，始而細膩如脂，繼而堅硬如鐵，終而僵冷有如冰然。僕懼而起，提燈細視，厲鬼也。呼號出戶，童子驚問，吾實告之。及童子入視，乃一蕉乾，怒為誑語，擊吾以掌。吾身閃異處，童子勢虛倒地，化一小猿，跳舞久之而他逝。今夜豈非遇鬼乎？」三緘聞僕之言，亦思所見，不覺毛髮俱豎，啟戶潛行。其後風聲濃濃，如有所逐。主僕回顧，則一巨虎張牙舞爪。駭甚，向東奔逃。正行間，霧氣忽生，其黑如漆，主僕欲止畏虎，欲行不能，事正兩難，倏然前途燈光隱約。三緘呼之不應，隨後追之。殊此速彼速，此緩彼緩，竟至茂林，燈光隱矣。主僕同入林內，攜手緩行。

約行百進之遙，瞥見千萬紅燈，如星密布。三緘暗計是必蘭若辦理佛事，借此蘭若，亦可息肩。遂大著膽兒，向紅燈處疾趨。剛到燈前，三四美女穿紅綴紫嬉笑而來。見三緘凝睇良久，嘖嘖細語，不辨所說何詞。三緘欲訪前程，礙於男女不相贈答，佇立如癡。女娘見此情形，嬌聲詢曰：「郎君其迷途而待問者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然。」女娘曰：「郎君意欲何往？或東或西，為妾言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吾為訪道遠遊，東西尚未有定。」

但得一息肩之所，以免一夜勞頓，心已足矣，他無望焉。」女娘曰：「如此可隨吾歸，吾家室甚寬敞，不惟一夜可安，即一載亦可往。」三緘意在息足，不暇審擇，遂隨眾女而行。

路途中，聞得前一女娘慨然長歎曰：「曩日阿姑誕辰，妾採藥山巔，欲進長生之酒，剛息松下，急遇杜長戲謔百端，幸杜心蛇駕霧前來，與之相鬥，始得脫身歸洞，否則受彼囉唆，有難言者。」後一女娘曰：「物類杜長，猶杜心蛇之是畏，惟人類杜長，杜心蛇不得而噬，其意終不遂焉。」前一女娘曰：「妾以為杜長只有於物，如爾所言，人類亦有之乎？」後女娘笑曰：「姊姊不知，人類杜長正多於物耳。」中一女娘曰：「閒話休提，後面郎君如何安置？」前一女娘曰：「彼有仙骨，湊吾仙緣，肯使他逝哉？」中女娘曰：「然則置諸姊洞耶，亦置諸妹府耶？」又一女娘曰：「姊妹毋須爭論，吾有絕妙之策，作一羊車入宮故事，隨到而隨留，何如？」眾女娘同聲笑曰：「可，可。」未幾，紅燈愈廣，大第重重，女娘導三緘前行。三緘勞頓已極，不擇何人居室，竟向左之朱門而入焉。眾女娘曰：「葛仙姊姊奪壽矣。」葛仙喜不自勝，曰：「夙有仙緣，外人安能奪之。」遂同三緘入室，命小婢烹茶煮酒，款待慇懃。室外薔仙、竹仙、桂仙拍肩遙盼，私相議曰：「葛仙得此仙郎，以成大道，吾姊妹豈甘讓彼獨得乎？」薔仙曰：「桂仙道法高妙，何弗思一上策，以奪仙郎，奪歸以配桂仙，吾輩讓亦甘心。至葛仙獨得，實不服也。」桂仙曰：「葛仙即得仙郎，不過煮酒陪飲，獻媚誘之，吾觀仙郎眉橫一字，非可驟以媚誘者。且待明日各呈禮物，以賀葛仙。葛仙貪飲，輪流苦勸，俟彼大醉後，竹仙姊姊生煙吐霧，薔仙乘隙，竊負仙郎入吾洞中，有何不可？」眾皆然之。言別一聲，各歸洞內。

是時，葛仙陪飲獻媚，三緘心如鐵石，毫不動情。葛仙撤筵導入內寢，牀榻之美，世所罕見。三緘曰：「吾明日起程甚早，何弗喚僕與吾共榻？」葛仙曰：「郎君不嫌室陋，暫息數日，飲食即粗不堪口，妾自勤勤奉之。」三緘力竭身疲，慵談而臥。魂剛入夢，見一老道笑而言曰：「子誤認蛇蠍之鄉為蘭若福地，明日有危，吾不得不預為爾言。」三緘曰：「道長仁心在抱，忍坐視不救乎？」老道曰：「吾以金丹一粒，納爾口內，自不能迷爾魂魄，傷爾身體。」三緘意欲再問，突被老道一掌，推僕而醒。舉目視之，見女娘尚坐榻側。三緘曰：「女娘多情，何不歸室？倘被人見，難免唾罵矣。」葛仙曰：「吾師紫薇仙子常言郎君與妾緣結夫婦，候之數載，始得晤焉。今夕今時，紅鸞入兆，正為夫婦百年之好也。何恤人言？」三緘知入牢籠，暗以策卻之曰：「吾聘禮毫無，驟為相好，是賤姑姑耳。待至明日，在僕身內取玉鴛鴦以作證，亦未為遲。」葛仙諾，遂入內洞。

次早洞外嘩然，葛仙出觀，見薔、桂諸仙，或捧紅綾，或捧仙花，或捧玉器，入洞賀曰：「昨夜織女得會牛郎，金梭恐慵談及

矣。」葛仙曰：「仙郎如鐵石心腸，待婚尚有日耳。」桂仙曰：「仙郎既諾，自有佳期，可治酒筵，與吾等飲之。」葛仙即命小婢設筵同飲。喬仙、竹仙、桂仙輪流勸酌，葛仙卻情不過，一時大醉，昏臥筵中。竹仙於是吹起黑霧，喬仙忙負三緘，直投桂仙洞內焉。桂仙歸，謂三緘曰：「葛仙妖也，恐損爾軀，吾姊妹不平，故救爾於此。」三緘拜謝不已。

葛仙蘇，不見仙郎，知入桂仙之計，意欲往討，諒力不敵，轉入後山詣梅仙、茶仙、水仙、蘭仙、桔仙、枳仙，道其所以。

茶仙曰：「奪人之愛，便非仁人。葛姊妹如以蜜語甜言往討仙郎，彼定不允，不如興戎入洞，各逞道法，道高者仙郎歸之。」桔仙曰：「此策為上。」遂駕黑霧，齊向桂仙洞而來。小婢報入，桂仙出，以笑言慰葛仙。葛仙不答，枳仙取一紅巾，拋向空中，化為烈火，直圍桂仙洞旋繞焚之。桂仙急於身旁取出葫蘆向火拋去，片時大雨如注，紅巾已墜入泥坑。蘭仙怒甚，取出金剪，茶仙取出金針，桔仙取出金鐺，同拋桂仙洞內。桂仙知不能勝，駕霧而逃。茶仙入洞，負出三緘，交與葛仙。桂仙不服，轉到瞿塘峽，約鹿仙、猿仙、虎仙、獐仙，復來葛仙洞討取仙郎。

枳、桔諸仙出洞交鋒，各顯道法。酣戰良久，蘭仙被竹仙一鐵節竹塔打下雲頭。正墜之時，遇一女仙以手捧之，呼名而跪。

蘭仙跪地仰視上坐，黎山老母也。老母曰：「群花妖修道有年，宣成正果，為何興妖作怪，以駭人民？」蘭仙俯首，將葛、桂二仙爭奪仙郎事細告老母。老母曰：「仙郎非他，乃虛無子投生人世，以闡大道者也。爾諸奴何敢違背天律？」用手一指，霞光萬道，正射相戰之地。群妖畏而罷戰，老母呼至，斥以非禮，盡皆謝罪而去。葛仙獻三緘主僕於老母，老母指南行。

行剛三日，途遇童子倚柳酣眠，主僕二人亦息柳下。移時童子蘇矣，舉目眈眈而視三緘曰：「爾主僕風塵擾攘，其為名乎，抑為利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名利非吾願，所求者老子之大道耳。」童子曰：「老子何人，道為何道？」三緘曰：「老子者，道中之祖；大道者，元妙之道也。」童子曰：「大道即在人身，爾不自求，徒奔走風塵，其道安得？」三緘曰：「吾豈好為榮苦，特訪求良友，以參考得失耳。」童子曰：「學道之人行敦五倫，五倫克盡，後清乃心，凝神聚氣，養性為能。久久自得，何需乎人？吾恨野道專煉旁門，根本既失，烏得仙真，反造其惡，厭惡天心，何爾主僕僕僕風塵。快歸梓里，靜養門庭，心清欲寡，煉氣歸神。」三緘見其出言不俗，因叩之曰：「爾其學道者乎？」童子曰：「雖非學道人，常聞學道方。」三緘曰：「能談大道，必有高師。爾為吾言，俾吾門牆得入，道果成日，亦爾功焉。」童子曰：「吾師非他，即老子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師此時安在？」童子曰：「在天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下紅塵何事？」童子曰：「昨日宮內走了青角板牛，師特命吾下凡收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此牛而今投生何地？」童子曰：「板牛本意不願投生，殊出南天，遍體牛毛被罡風吹去萬萬矣。」三緘曰：「牛毛吹去，牛身尚存，何害之有？」童子曰：「害了世人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胡為世害？」童子曰：「牛毛亂散，投生人世，凡得父母養育，不思報答，反加凍餒詈罵種種忤逆者，皆牛毛投生者也。不孝之人，不惟生非人類，且非物類，以毛比之，輕已甚矣。以牛毛比之，直輕之無可輕矣。師故命吾收回，以絕逆子逆媳於天下。」三緘曰：「今之不孝者，乃牛毛所化；古之不孝者，又屬何物投生乎？」童子曰：「古之不孝者，係鴟鵂投生，一鴟鵂投生一人，古故見其少。今多不孝者，以一牛毛而生數牛毛，數牛毛而生百牛毛，百生千，千生萬，生生不已，故盈天下皆不孝之人。」

忤逆而非牛毛生之，諒無如是之蠢，忤逆而以牛毛生之，乃有如是之眾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此，爾安能盡收耶？」童子曰：「但將老牛收轉，以免復落其毛，將不孝無蔓延，久久自絕矣。」三緘方欲求彼帶歸天上，得老子指示入道之方。童子忽然兩手相拍，霎時身生羽翼，化為仙鶴，直入雲霄。三緘訝者久之，仍復前行。約有半月途程，得聚仙觀而棲止焉。

七竅歸家已久，思念良朋，又著征鞭。時一寅回斗柄，桃紅柳綠，幽雅宜人。七竅信步疾行，已不知途去幾許。一日，行至鎖陽山。山半有觀曰「棲鶴」，因兩足無力，遂於觀內暫住數朝。閒暇無聊，下觀玩賞，見一綠野平坦如氈，野中桑麻遍種，山花帶笑，紅白相兼。七竅不忍捨之，沿山遊覽。將近午刻，忽然煙生滿地，片時之際，綠野無形，煙散以還，倏有一亭，挺立其間。七竅異，意欲度入，恐受妖噬；不入，其異不解。且前且卻，已到亭下，舉首瞻望，金字高懸，拾級而升，到頂視之，恍如半天之上。倚窗仰視，額只「繡雲閣」三字耳。

此閣又從七竅目中指出，將以誘之耳。七竅在此閣中徜徉自得，竟不問其誰為之主。游已倦矣，將欲下閣，聞閣下一人言曰：「昨日歸家，未鎖門戶，倘被盜兒入閣偷窺，受斥難免矣。」七竅喜異其人入，與之相談，殊意其人不入閣中，但以鎖扇戶而去。七竅心甚驚惶，推窗望之，其人已渺。未幾，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七竅無可如何，只得坐於閣內。

時約更許，亭上有人言曰：「今宵月朗可愛，牛郎昨夜約下紅塵，向此閣一遊，不知可到否？」又一人曰：「仙子雲遊，各有其志，豈若吾二人常拍肩而游耶？」談談論論，竟由窗入。

七竅見而欲避，二人笑曰：「既到此間，仙緣有份，何以避為？」七竅於是呆立二人之側。二人詢曰：「爾識吾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不識。」二人曰：「吾和合仙子也，常游是閣。爾貌吾亦熟睹，諒有仙骨者。爾道得乎？」七竅茫然。二仙曰：「爾道爾自得，毋壞道中訣；當年嫉妒心，不可長懷得。」七竅唯唯，跪求導以出路。二仙曰：「隨吾下閣，何難之有？」言畢，推窗直下。七竅畏墜，尚癡立而望。二仙既去，山風微走，愈吹愈厲，一聲震動，閣化烏有。待風定後，舉目詳視，仍在棲鶴觀之山腰。

歸來，觀中老道謂七竅曰：「君向何之？春將盡矣。」七竅遂辭老道向南而游。游至九柏莊，遇一童子，問曰：「爾七竅耶？」七竅曰：「是矣。」童子曰：「前三日三緘到此，所訪者君耳。惜乎已去三日，不可追矣。」七竅阻說，氣逆成疾，又駕征車而歸。